

Z 大家

## 旅夜三“偷”

□ 卞毓方

偷月

湘江东岸,百年老宅;轩窗,正对张灯结彩的游轮,火树银花的橘子洲,以及对岸岳麓山庞然而踞的暗影。

灯下,信手翻阅一册《岳麓览胜》,画家笔下,多是青山点翠,云岚留白,使我想起画论里那句被世代唇舌磨亮的箴言:“从实处落笔,凭虚处传神。”此理并不玄妙,皆出日常、源于本真。譬如中庭——我扭头瞥去——溶溶月色,看似无形,无声,无味,却丰赡繁富,包罗万象。

心头微动,搁下画册,缓步踱出庭外。一溜青苔,沿着台阶,墙脚的石缝蜿蜒。白日来去匆匆,未暇细察;今夜俯身谛视,脑海蓦然涌起韩愈的诗句:“可怜此地无车马,颠倒青苔落绛英。”老院向来寂寥,自岳父岳母大人仙逝,后辈陆续迁移新居。此宅不卖、不租、静待拆迁,奇怪,嚷嚷了多年,竟仍岿然不动,如都市浪潮中一枚小小的原点、奇点,精神的芯片。

只是苔上所落,并非初夏榴花似火,而是深秋桂葩如粟。青苔似也解人意:五十年前,我在它住过;尔后亦短暂逗留过多次。它的前世乃至前世的前世,都认识我,从而获得了某种遗传记忆。你看,它先时装作韬光养晦,灰扑扑蜷成一团;待我靠近,忽然门户洞开,迸出琅琅的莹光,仿佛在说“你回来了”;继而绒毛尽展,每一丝都黏住一缕月辉,攒成细细碎碎的银芒——这是它心花次第怒放的激情表达。金圣叹评《水浒传》,说灯下观美人,平添若干袅娜;而我此刻月下细观纤草,则陡增几分仙媚。

夜渐深,月色裹着夜露沁入骨髓,苔根也随之潜行,恍若痛饮一盏天阴清醪。世间美学常忽略青苔,除非你别具只眼。看,一处石缝

裂开,在苔藓的家族里,出人意料地,挺起几株寸许的嫩桂,纤枝凝露,每一滴都镶着一轮剔透的冰魄,恰是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最妥帖的注脚。

偷影

第二夜,月更圆了。天幕湛如深海,倒是万家灯火为城市镀上一层淡红与浅紫。院中月色,依旧带着李白“对影成三人”的孤清,不沾半点尘氛。

我以茶代酒,独坐桂树下。月光自林立的高楼缝隙筛落,将枝丫绘成淡墨叠影:落于白壁,状若米家山水,墨色随风轻晕,峰峦在明暗间若隐若现;落于竹篱,形似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笔致——此画我曾反复临摹,端的是枯中有润,淡里见骨;落于井台,则宛然吴带当风,衣袂轻扬,隐约有一人影正从前尘中走出。如此飘忽空灵之境,令我心头生痒,不禁想偷取几缕,悄悄私藏。

指尖轻触壁影,惊觉凉润如古玉,双掌虚合,小心拢取,那影入手即散,只留冰渍般浅痕;又捉竹篱间银缎般的影,它竟缠上腕骨,化作半明半昧的银镯,泛着微茫月华;再俯身环抱井台欲逝之影,揽入怀中,只觉臂弯里满是青砖的沉实,竹叶的清芬、夜露的沁凉,还夹杂一声我昔年遗落在井栏边的月下苦吟。“井在有无中,无来亦无失。”苏轼终究是豁达的。彼时我热衷与诗人唱和,青春年少,谁不痴迷诗呢?以致后来写其他文体,总脱不去诗的影子。

言归正传,我将这些碎影顺手收入衣袋,仿佛揣进一整个秋夜的魂魄——不止今秋,还包括五十年来的朝朝暮暮。只恨忝为文士,却未习得怀素之绝技,不能月下纵酒狂草。

绕庭徘徊,风移影动;壁上淡墨渐次淋漓,竹篱银缎悄然变色;井台湿影亦已微干。

唯衣袋中所藏之影,仍留着草木恬静的呼吸。一花一世界,一影亦然。偶有一缕逸出,迎风一晃,依稀幻化成纵横的荇藻,让我想起当年初到长沙,江畔踏月而歌,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;与我同乐者,乃西洞庭农场的战友、北大德语专业的徐光华。月光是情愫的炼丹师,它将青春的浪漫提纯为绝对的华美,且定格为永恒。

噫!此处不妨借苏子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之语义,曰:“何夜无月?何院无景?”此间真谛,皆在“心境”二字,譬若“庭下如积水空明”之妙,不在被动静观,而在心与物化,神与天游——心光若能寂照,何处何物不是菩提?

偷韵

第三日黄昏,自杜甫江阁踏浪而归。江风携涛声掠过衣襟,衣摆上沾染几朵会唱歌的浪花——绝非凡响,它们早在诗人笔下吟唱千年,也常于梦里轻抚我的车轮。老宅飞檐悬着青铜风铃,瓦垄间卧着几簇瓦松。其状如道貌岸然的僧侣,披着灰绿赭黛的袈裟,顶端凝聚多年修行的霜粉,恍若天国音符,在暮霭中轻轻浮泛。晚风吹过,铃铎微鸣,瓦松莲座亦轻颤,似在接引天地的元音。

我疑心它们正在偷取万窍吟风的韵律。白昼燕雀争食,藤蔓逐光,唯有瓦松端坐屋顶,如老僧入定,静候远处鼓钹钟磬,地位虽卑,立足却高,胸怀日月,眼纳风云。当坡子街晚钟一响,余韵沿瓦淌来,化作金色柔丝;瓦松之根便朝声源缓缓匍匐,将金丝缠绕,再展叶脉,把音波一一收藏。瞧哪,别处的瓦松叠青泻翠,唯此老宅屋顶者,叶尖居然浸着一抹赭红——似满腔郁勃的,快要藏不住的乐意,指尖轻触,便流淌出《良宵》的清响。那支胡琴曲,我曾在桂树下深情拉奏,如痴如醉;并非自吹,而是自觉:琴音曾让莽撞的江风止

步,让四下里唧唧复唧唧的草虫啾声。

忽有强风掠过老宅,吹得风铃乱震,掀落一片久历风霜的秦瓦。我俯身拾起,仰望屋顶,只见瓦松连根蜷缩,状如草木的太极阵,严严实实护住平日积累的“官商角徵羽”。适有一音自叶缝滑落,坠地,化作跳动的甲骨文。心念电转:汉字的祖先——仓颉的灵感,或许便来自这样的月下幻象,无非弯弯、曲曲、点点,纵横、竖竖、圆圆。

最令我感慨,且肃然起敬的是:几株瓦松的根须迎风深探,穿瓦而下,扎入老宅梁柱,隐约透着一股秘不示人的豪侠——那定是因着大爱。它们觉察到珍藏的音律有几缕散失,遂借梁柱直抵地面,务必——追缴回仓。

风声铃定,瓦松徐徐展叶。叶尖赭红在余曛中愈见温润,每一片都像一面微型铜镜,映照看古往今来的潇湘月色。我曾在这月色中迷惘,感叹年华易逝,学业无成;也曾在这月色中警醒,锁定北极星的天灯,于是考研北上,走出一条远离老宅却更近湘江的路。

如今归来,老宅仍在,我已是客。但湘江的波涛依然拍打我的心潮,力度不减反增;江月依然摩挲我的圆颅,只是黑发换成了银丝。他乡生白发,归来见青山。五十年啊,山川数度易容,街巷几番改道,唯记忆愈发清晰,往事历历在目;唯心底那点灵犀,如灯芯未灭,烟火犹存。

此刻,望着屋顶的瓦松,豁然憬悟——这些檐上高士,当年早已告诉我:

最大的天意,正在于人意无意,皆不甘囿于命数。瓦松经年,应对风雨雷霆,自有它的坚韧;江涛昼夜,周旋乱石穿空,自有它的豪迈。人亦如此——只要心思守定,脚步踏实,生命自会从月魄昏魂的恍惚中顿悟禅机,自会将纷乱杂沓的万籁淬炼成五音谱和的正声。

Z 谈数

## 日记这事儿

□ 古农

马伯庸一篇《一个中年人决定写日记》猝然刷屏,罗振宇随之热议,无数人在文字里猛然惊醒:原来我们一路狂奔,竟弄丢了最朴素的留住时光的方式。马伯庸说,写日记是为了“重建对生活的觉知和秩序”。罗振宇则把日记看作个人知识体系的“原始积累”。当这两位“知识大V”不约而同地为日记站台,我们才发现,这个看似古老的仪式,正在互联网时代焕发新生。它不再仅仅是“晴,星期休息。无事。夜寄马幼渔信。”“星期。雨。下午服阿司匹林二片。贺昌群及其夫人、孩子来”的流水账,而是一场关于自我、记忆与成长的“数字突围”。

在这个信息爆炸、万物速朽的互联网时代,我们被十几秒的短视频裹挟,被瞬息万变的热搜牵引,被碎片化的海量信息流填满感官,眼睛忙着看,手指忙着划,心却始终悬浮着,落不下地。像被卷入湍急的河流,身不由己。一天过去,一月过去,一年过去,回望时竟一片空白,仿佛日子只是机械地重复,从未真正活过。我们的记忆,变得像沙滩上的城堡,一个浪头打来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而日记,恰恰是那个能让我们从湍流中探出头来,喘口气,看清自己身处何方的“锚点”。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刻,而是对记忆的主动“编辑”。就像电影导演剪辑素材,我们在日记里筛选、重组、赋予意义。日记,让我们从被动的“经历者”,变成主动的“叙事者”。

人到中年,马伯庸坦言并非深迷迷惘,只是清晰地知道,人生行至中途,总要挽留住些什么。他说写日记是为了对抗遗忘。这理由听起来太朴素了,朴素到不像一个畅销书作家说的话。

他讲了一个故事。有次聚会,一个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,说上次一起吃饭是三个月前

的事。他脸盲,完全认不出对方是谁,只能僵硬地笑。趁人不注意,他悄悄掏出手机,翻出三个月前的日记,锁定身份,化险为夷。

这事好笑,也让人若有所思——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困境:不是认不出别人,是认不出自己的日子。日子哗啦啦地过,像一列越来越快的火车,窗外的风景模糊成一片。我们以为自己已活过,其实只是在被时间推着走。马伯庸说日记能“重建对生活的觉知和秩序”,这话似乎有点玄乎。他就是每天记流水账——见了谁,吃了什么,去了哪里,做了什么,读了什么书,听到了什么冷知识。一事一条,不抒情,不感慨,纯粹得像一个外挂硬盘。

他说这叫“主动型健脑运动”,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症,是神经内科专家告诉他的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依据,但我相信一件事:那些被我们记下的日子,才是我们真正活过的证据。

罗振宇做过一个更夸张的事:从2012年12月21日到2022年12月21日,每天早上6点,准时发一条60秒的语音,一天没断,只有一天因病在8点发。整整10年,3652条。这本身就是一种日记,一种把自己焊在时间上的方式。

他的逻辑很简单:普通的坚持,就是最大的复利。你不用每天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,你只需要每天做一点,然后等着时间发酵。我坚持日记30多年,天天必记,对此有深刻体会。

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恰恰是构成生命质感的像素。当把它们记录下来,就像给记忆安装了高清摄像头,未来的某一天,当我们回望,这些细节会像星星一样,照亮曾经走过的路——一片片落叶的纹路,一杯咖啡的香气,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笑,那天傍晚看到的

晚霞,那件让你笑出声的小事,那个在电话里说“没事,我在”的人。如果不记下来,这些微光就永远消失在时间里了。它们不会自己回来找你。

有人可能会说,现在年轻人都在发朋友圈,发短视频,这不也是记录吗?

是,但不完全是。朋友圈的问题在于,很难完全真实和纯粹。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,而这光鲜亮丽的背后,难免有伪饰与刻意塑造的成分。而且,这种自我筛选,让很多本可以留下来的真实瞬间,被过滤掉了。

日记不一样。它不用字斟句酌,不用讲究文采,不用有感悟,不用追求意义,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。就是记下来。因为不给别人看,所以不用装,不用掩饰。

人们习惯了在网络上“表演”生活,却常常忘了如何“体验”生活。日记,让我们有机会关掉外界的喧嚣,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它不追求点赞和转发,只关乎真实的自我。它让我们明白,生活的价值,不在于被多少人看见,而在于自己是否真正“活过”。

日记,就是我们为自己撰写的生命编年史。它或许粗粗拉拉,或许充满涂改,或许幼稚可笑,但它真实、鲜活,独一无二。

马伯庸的方法特别简单,他管它叫“随时随地大小写”。有空就掏出手机,语音输入,转成文字,存进云盘。他给自己设了几个固定栏目:今日书账、今日美食、今日新知。

就这样。没有格式要求,没有“今天必须写出点什么深刻东西”的压力。

我把这个方法推荐给朋友,她试了两天,跟我说:“这也太无聊了吧,就是记流水账啊。”我说对,就是流水账。但你可以试试,记一

个月之后,回头翻翻看。一个月后,她跟我说:“我发现,原来我每天其实都过得不错。”

这就是流水账的魔力。它不负责让你变深刻,它只是诚实地告诉你:你活过了这些天,而且这些天里,有值得记住的东西。

写到这儿,我突然想到一个角度,可能不太有人提过。

流水账日记,其实是最好的个人AI训练数据。

这话听起来有点技术宅,但道理很简单。流水账里全是人名、地名、书名、事件、时间这些结构化信息,语义密度极高。你可以把一年的日记喂给大模型,让它帮你发现自己的行为规律、情绪节点、思维偏好。比起精心打磨的感悟文字,这种粗糙却真实的记录,对AI来说反而更有价值——它知道你真正喜欢什么,而不是你“想被看到”喜欢什么。

在这个一切皆可“优化”的时代,日记守护的是一种“不可优化”的真实。AI能写出工整的范文,能模仿名家的笔调,但它永远无法复刻你在那个特定的黄昏,因为一抹晚霞、一首音乐、一个路人的无意举动而生出的那独一无二的心灵震颤。

马伯庸记书账、食单,罗振宇录下行走与交流,他们所做的,都是在为生命积累无法被替代的,带着个人体温的原始语料。你的生活,你的观察,你的心迹与行迹,都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数据。日记本身,即是对你存在最高规格的确证。现在写的每一篇日记,都在为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“数字分身”。很多年后,你甚至可以跟这个“分身”对话。
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理由。但我觉得,这是用手机写作带来的额外收获,挺酷的。

Z 坊间

## 死亡启蒙

□ 流沙

清晨母亲起床后,咳嗽不止,沉闷的咳嗽声传入卧室。

小儿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,眼睛仍然闭着,声音沙哑地说:“奶奶又咳嗽了,人老了真的很不好。”

说完,他又躺回热乎乎的被窝。我愣在那里,不知这孩子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。

七点一过,母亲走进卧室张罗他起床,孩子非常配合,一边穿衣服,一边在问:“我听到你咳嗽了,痛不痛?”

母亲说:“怎么会痛呢?”孩子叹了一口气,“要是你不会生病,也不会老就好了。”

母亲听了,呵呵地笑。

傍晚,孩子已从幼儿园回家了,坐在客厅

弹电子琴,几首曲子弹得非常流畅。

母亲对我说,村里的文喜去世了,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,明天就要火化了。文喜这一辈子,吃了不少苦,唉。

孩子本来好好地弹琴的,他突然停下,走到我们身边,看着我们,问:“谁死了?”

母亲说:“老家的一个老人,不知你还记不记得,那个经常戴着棉帽,你管他叫太公的人。”

孩子一脸惶惑。

孩子四岁之前是在农村度过的,老家许多人,他已经慢慢开始淡忘了。

那天深夜,我下班回家,妻子没有睡,靠在床头看书。我问她怎么还不睡,妻子说:“你儿子不知怎么着,临睡前突然哭了,怎么劝都不行。”

我挺诧异:“为什么要哭?”

妻子说:“后来,他突然抱住我,摸着我的脸,说,妈妈,你不能老,永远要这样年轻,他的眼里全是泪水。”

妻子说,当时我也被这孩子弄哭了。

孩子今年才五周岁,他在这个散淡的冬日里,突然感悟到了生生死死的大命题。

过了一天,我休息在家,天气挺好,我带他到郊外兜风,车子经过一个小村,村边有一个坟,坟上栽着一棵柏树,郁郁葱葱的。我停下车,对孩子说:“爸爸想跟你说件事。”

孩子说:“你说吧。”

我说:“每个人都会老,都会死掉,人死掉后,就会躺到土里去。爸爸妈妈也不例外,但这

不要紧,到时你可以在坟上栽一棵树,然后爸爸妈妈就化成一棵树,树越长越高,爸爸妈妈就在树里面了,你看到树,就像看到了爸爸妈妈。”

孩子极其专注地盯着我,眼睛眨也不眨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死亡启蒙是不是最好的,我真的不知道。人死之后万事空,所有的一切都归于黑暗,但我不能告诉孩子这一切,我希望他能更多地享受生命阳光,更多地远离死亡的心理恐惧。

回家后,孩子突然对我说:“爸爸,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,到时候,把树砍了,做成一张床,这样我们天天就在一起了。”

我也差点被这孩子弄哭。

Z 读史

## 何以历山

□ 张成

关于“舜耕历山”的记载,最早可追溯至《墨子·尚贤中》的描述:“古者舜耕历山,陶河滨,渔雷泽,尧得之服泽之阳,举以为天子,使接天下之政,治天下之民。”然而,这段记载并未明确指出舜帝所耕历山具体在何处,这导致后世出现了许多“历山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有数十处被称为“历山”的山峦。

数千年来,世人皆以“象耕鸟耘”的表象解读它,为其确切方位各执一词,争鸣不休,却鲜有人肯俯身细听——“舜耕历山”这则传说,从来不仅仅是一曲农事的赞歌,而是上古先民写给天地的情诗史诗,字里行间,蕴藏着华夏先民对天地的敬畏与叩问。

古人对山的命名,或以形状,或以物产,而“历山”之命名则是以其功用。这功用,系于观测日月星辰的流转。“历”对应的繁体字为“歷”与“曆”。今人多费笔墨分辨“歷”与“曆”的字义鸿沟,却不知在上古文字中,这两个字本是同源分化、一体两用,是先民手持标杆,丈量日影的身影,在时光里凝成的文字图腾。《说文解字》中释“曆”为“过也”,藏着岁月行走的从容;释“曆”为“麻象也”,含着日月星辰运行的玄机——一字藏行,一字含理,终究指向同一种神圣的践行:借高山之地缘,追踪日升月落,凝视星汉流转,校准四时更迭的节拍,发现宇宙万物运行的律法,书写在人类文明的扉页上。

古人描述上古文化,常说“三坟五典,八索九丘”。这“坟”与“丘”,便是连接人间与天界的阶梯,是天人对话的通路。山丘因地势高敞,无林木遮蔽,便成了观象授时的最佳天然坐标。而历山,便是这无数坐标中,被先人选中的最神圣,最静谧的处所。

晨曦初露时,他们望着第一缕阳光穿过缝隙,投射到圭尺之上,把无形的时间,凝练成可丈量、可传承、可遵循的规律。这,应该便是历山的本来面目:一处承载着天人对话的祭祀圣地,一座镌刻着时间密码的天文圣殿,一处安放先民敬畏与探索之心的精神原乡。

或许舜帝也曾站在这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,丈量日影变化的周而复始,指引万民顺应时节,春耕秋收,繁衍生息;或许在这里,他推演易学的原理,将天地运行的规律,凝练成简洁而深邃的卦象符号,让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渗透进华夏文明的肌理,成为世代相传的精神底色。

提及易学,世人多推崇《周易》的深邃玄妙,却遗忘了更古老的《连山易》——那部以艮卦为首的典籍,《连山易》之名,藏着太多玄机:“历山”“连山”,读音相近,意蕴相通,历山或即连山也,《连山易》或即《历山易》也;或者也可理解为“连山”即众多“历山”相连也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马》载:“(大卜)掌三易之法,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。《连山易》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之配属,完整契合四时阴阳消长之节律。如果历山是《连山易》的诞生之地,《连山易》就是历山观象的理论凝结,二者相生相伴,相辅相成,构成了上古“天文—人文”一体化的文化图景。

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,历山不止一座,因为它从来不是某一处山体的专属之名,而是上古天文观测点的鲜活遗存,是《连山易》文化传播的断续轨迹。全国范围内,数十处历山星罗棋布,散落九州,从山东济南,辐射至山西晋南,河南濮阳,浙江上虞……每一处都流传着舜帝的传说,每一处都承载着相通的核心文化内涵。这不是后世文人的附会杜撰,也不是偶然的同名巧合,而应该是上古先民顺应天地、传播文明的智慧之举。

济南历山(千佛山),系泰山余脉。山下舜祠、舜井,氤氲着华夏文脉的悠远古韵。2025年乙巳岁末,济南大明湖附近发掘出史前城墙残段,高约6.4米,宽达28米,为人工夯筑而成。“经专家论证,应为距今42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中后期城址西城墙,并有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补筑痕迹”。此一壮伟城垣正与舜帝时代相合,其规模之宏,布局之严,使人不能不信此即为舜帝所在。附近的城子崖等龙山文化遗址,亦证明上古时期济南地区为东夷文明的核心区域。而其他各地历山,则应为文明传播之节点,历法实践之场所。

济南城古称历城,意为依傍历山所建城池,其名自西汉沿用至今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济水》载:“(涿)水出历城县故城南,泉源上奋,水涌若轮……城南对山,山上有舜祠。山下有大穴,谓之舜井。”北宋曾巩任齐州知州时,于《齐州二堂记》中作系统考据,确凿论断:“由是言之,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,舜所耕处,故其城名历城,为信然也。”元代于钦在其纂修的《齐乘》中说:“历山,府南五里,一名舜耕山。”明代刘敕《历乘》则将地理与今名相契:“历山,城南五里,即舜耕处……亦名千佛山。”历代典籍一脉相承,为济南历山的舜耕故地之属立下坚实的文献佐证。历山,历城,“历山”多有,而“历城”唯此一!

立身济南历山之上,微风掠过山顶,带着早春的清爽,仿佛还能听见上古先民观测天象时的屏息凝神,听见舜帝推演易理时的低眉沉吟。

时光流转,岁月沧桑,历山的观象台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,不见了踪迹;《连山易》的原文,也已散佚于时光的长河之中,只留下只言片语,引后人追寻。唯有那数十座“历山”,依旧耸立在华夏大地上,历经千年风雨,朝代更迭,沉默而坚定。